

恐
懼
与
無
畏

叢書出版的話

我們有這樣一個願望，即有計劃的但是不定期的編印一些關於軍事的、政治的、文藝的叢書，作為我們幹部同志業餘學習資料，尤其是在我們建軍工作中足資借鑑的材料，以幫助我們更好的學習與提高。我們知道這個計劃的實現尚有許多困難，尤其是能力的限制；但我們都有決心努力克服一切困難，更賴各個部隊同志有力協助，提供意見，以使我們這一計劃能夠貫徹完成得更好。

這些材料的選擇，範圍較廣，有是外國的、中國的、本軍的；也有現代的、近代的或古代的；有的是原版翻印；有的是需加以更具體的編輯工夫；而本軍的材料大部係現實各種工作中的典型單位、人物，或歷史的或其他戰略區部隊典型材料之介紹。

現在叢書第一集：「恐懼與無畏」翻印本出版了，這裡係根據延安印工合作社出版譯本。

「恐懼與無畏」是敘述蘇聯在抗德戰爭中莫斯科近郊戰爭中的一支勁旅潘菲洛夫師團之可譁可泣，艱苦締造之情形。它是一本很有價值的軍事文範，其中許多建軍、治軍的精神和方法，對於我們今天部隊素質的提高上，很有其現實的意義。

這支部隊——潘菲洛夫師團，初期是存在着嚴重的「恐德病」的

，甚至有的紅軍戰士，聽到一聲「德國兵」而逃跑，但他們——指揮官們！深知「英勇精神，不是天生的，非供給機關發下來的」！而是通過艱苦之教育培養來的，因之，這部隊在極短的訓練當中，七個星期後，一躍而變為莫斯科保衛戰，抗禦德寇，功績卓著之馳名部隊。

他們激勵士氣的方法，不單是用「祖國的命令」「寧死不退」「死呀！死呀！」以致使士兵沒精打彩，而是與此相反的，如上尉巴武爾章營的話是：「你愛你的老婆，孩子，房子吧，這就是祖國，祖國就是你！」「爲了活着而打仗，打死殺你的人，你才能活着。」其結果士兵的情緒是由底而高了。

在部隊的訓練上，指揮員們是能從困難的地方着眼如在演習時有意識的發下生米生菜，不發生柴，巴武爾章說：「打仗，有時沒有飯吃，沒有烟吸。」「學時吃過苦，戰時就不難。」他們以這種精神貫穿其全部的訓練過程中。

對於士兵是熱愛的，潘菲洛夫將軍跳到戰壕裡問他的士兵「吃喝怎麼樣？煙够不够抽？」而對於怯陣自傷的懲處，則是果決與無情。潘菲洛夫將軍訓練部屬以高度的紀律精神，和準確的工作作風，他管理部隊的方法是柔和的，但又是嚴峻的。

「特別是指揮員，感到自己的精神，同他的隊伍溶化到一塊時的幸福，使本營產生了『無畏』的精神」上尉巴武爾章是這樣深刻的體會着。

目次

叢書出版的話

無姓的人.....	一
恐懼.....	六
審判我吧！.....	三
不是要死，而是要活！.....	二三
潘非洛夫將軍.....	三二
在三個月以前.....	四三
「雷桑克」馬與「馬的歷史」.....	五〇
第一次行軍.....	五八
前進.....	六六
來同我們殺殺試試看！.....	七七

無姓的人

(一)

——不，——巴武爾章·莫梅什·烏雷果斷地說道，——我甚麼也不告訴你說。我見不得人們根據別人的敘說來寫戰爭。

——爲甚麼？

他沒有回答，反而問道：

——你知道甚麼是愛情？

——我知道。

——在戰前，我也認爲，我知道。我愛過一個女子，我也發生過情慾，可是這種愛情是不能與戰鬥中所發生的愛情比較的。在戰爭中，在戰鬥中會發生最強烈的愛情和最強烈的仇恨，這是沒有親身經過的人所想像不到的。你懂得甚麼是心內的矛盾，甚麼是兵士底責任心，即是我們所說的兵士底良心嗎？

——我懂得，——我不很自信地答道。

——不，你是不懂得的。你不知道，恐懼心和責任心這兩種情感互相激烈殘酷鬥爭的情形。就是最兇猛的野獸也不會像這兩種情感鬥爭得如此激烈。你深知勤苦耐勞者底良心，丈夫底良心，可是你不知道兵士底良心。你向敵人掩蔽部裡拋過手榴彈沒有？

——沒有……

——那你又怎樣能夠寫呢？

一個戰士隨同自己連的隊伍去進攻，敵人底機關槍向他射擊，他左右的同志先後中彈倒地，可是他仍然繼續向前爬進。過了一點鐘。

一點鐘是六十分。一分鐘是六十秒，在每秒鐘內，就有一百次犧牲的機會。可是他仍然向前爬進。這就是兵士底良心，他的責任心。還有快樂！你知道甚麼是快樂？

——這個我大概也不知道，——我說道。

——對的！你知道愛情的快樂，也許還知道創作的快樂。大概，你的夫人告訴你說過慈母的快樂。可是，誰若沒有親身經過戰勝敵人的快樂，建立戰功的快樂，他就不會知道，甚麼是最強烈的快樂。那你又怎樣來寫這種情感呢？莫非要臆造不成麼？在戰爭中，我讀過一本書，這本書不是用墨水寫成的，也不是用鉛筆寫成的，而是用鮮血寫成的。你又能寫甚麼呢？

我開始同他爭辯，可是巴武爾章·莫梅什·烏雷是不可屈服的。

——不然，——他果斷地說道，你是不會寫出真情的……

(二)

我費了很多功夫要找到一個人，能以敘說莫斯科近郊戰役的情形，能說出此次作戰的計謀和內情並同時使我們認識甚麼是戰役——考驗一切，決定一切的戰役。

我不來敘述這種尋找的詳情，只說及最必須的情形。

我根據所研究過的材料知道，敵人於一九四一年十月和十一月間來進攻莫斯科時，一面企圖包抄我國首都，一面又以其主攻力量沿瓦洛科拉木斯克公路，然後又沿列甯格勒公路從正面逼攻。

當德寇已突破維亞茲瑪近郊的防線，駕着坦克，乘坐摩托車和卡車向莫斯科進發的十月緊急關頭，第三百一十六步兵師防守住了瓦洛科拉木斯克公路的要衝，該師就是現在命名為潘菲洛夫少將的第八近衛步兵師。敵人在十一月間向莫斯科舉行第二次進攻時，仍是在潘菲洛夫底戰士所搏鬥的那一方面楔入了陣線。他們在離莫斯科城三十公里的克留科沃附近撕殺了七天七夜，協同紅軍其他部隊擋住了德寇的逼攻，並且陡然轉圓了歷史而擊退了敵人。

我到潘菲洛夫師那裡去時，我還不知道將給我敘說兩個月大戰歷史的那個人底姓名和官銜。可是我却相信，我一定會找到這個人的。

果然就找到了。

這就是巴武爾章·莫梅什·烏雷，他在莫斯科近郊大戰時，是上尉，而現在，即經過一年之後，他已昇為中校了。

我一看見他，就不勝驚愕。

在同我認識時，他說出了自己的名字。我沒有聽清，又追問了一次。

——巴武爾章·莫梅什·烏雷，——他一個字一個字的又重說了一遍。

我聽到他的口氣中帶出一種奇怪聲調，當時覺得這是不耐煩的聲調，看來，他是歡喜別人能馬上聽懂他的話的。——我這樣想到。

我按照新聞記者底習慣，拿出了一個日記本來。

——對不起，你的姓氏怎樣寫法？

他答道：

——我沒有姓。

我聽了不勝驚愕。他說道，莫梅什·烏雷的意思就是「莫梅什底兒子」。

——這是我的父名，——他繼續說道。——我沒有姓。明白不？

——不，一點也不明白。

他看我一眼，不言語了。

只是以後，我們熟識了，我才知道，為什麼他稱自己是無姓的人了。

——我原來是卡查赫人，現在還是卡查赫人，——他說道。——在我們的民族中，有些人認為他們是卡查赫人，這是不體面的事。當我在小學裡同俄國小孩們一塊讀書時，有很多卡查赫小孩都把自己底名字改成俄國人的名字；把庫郎別克改為考俠，把紹爾班改為樹拉。

他們都稱我爲波良……我聲明說：「我不叫波良，我原來叫巴武爾章，現在還叫巴武爾章」○可是小孩們見我還是叫：「波良！」我聽見誰叫我「波良」，就一拳打去而罵道：「波良？」我看你在叫我「波良！」不？因爲不願意改名字，不僅是打得哭泣，而竟打得流血，後來，校長，明智良善的老漢，把我們班上的學生召集一起，說道：「再不要稱他爲波良了，他的名字巴武爾章是很好聽的」○

莫梅什。烏雷想微笑而沒有笑出來○輪廓顯明的嘴唇微微一動，又合上了○

他的面容不帶那種人們所認爲東方人固有的斯文神情○有許多人底面貌，好像是塑成的，有的精緻可愛，有的馬馬虎虎不成樣子○巴武爾章底面貌像是雕刻的，而不是塑成的○就好像是用利刀在紫銅上彫成的，沒有一條綫紋是柔輭彎曲的○

我看見他的面貌就引起了兒童時代的回憶○記得不是在麥因·里得，就是在菲尼莫爾·庫彼爾全集的藍色硬書皮上押印着一個印度人底側面面貌○側面像○我覺得巴武爾章底側面像很像那個凸面的押印像○

如蒙古人的微黑面色，顴骨微高，常帶着堅毅的穩重神氣，尤其是在憤怒時，顯出一對稀有的黑明大眼睛○

我看一看他，又是一陣驚愕○他這個激烈地表現民族自豪心的人，爲保護自己的卡查赫名字而竟打得流血，他又通曉語詞豐富的俄國話，能用俄國話叙說這些事情○他甚至在奮激時，也沒有說錯字句，僅僅，有時好像是故意說得慢些；我聽出了，他說卡查赫話時，說得決些○

他拿出一枝香煙，乓的一聲將烟盒蓋上，毅然結束了他的話：

——如果，以後你一定要寫我的事情，就請你稱我的卡查赫名字：巴武爾章·莫梅什·烏雷○讓大家知道：這是個吊眼角的卡查赫人，這是在草原上牧羊的牧童，這是個沒有姓的人○

(三)

在初認識的那一天晚上，我就有幸，聽見巴武爾章·莫梅什·烏雷同才來到團中的初次參加戰爭的指揮官們談話。

他談到兵士的心情。他慢慢地發揮自己的意思，附帶談到了在瓦洛科拉木斯克公路附近一次戰鬥的情形。

我聽了心中一動。趕快把日記本拿了出來，坐在一盞沒有玻璃罩的煤油燈前，貪慾地把他的話記下來。我還不確信，這就是碰巧，却希望着：這就是我很久所期待的能够說明此次作戰的計謀和內情並同時使我們認識什麼是戰役——考驗一切，解決一切的戰役的篇幅。在這次談話以後，我就乘機會，請巴武爾章·莫梅什·烏雷叙說瓦洛科拉木斯克公路附近戰役的全部歷史。

——不，——巴武爾章·莫梅什·烏雷答道，——我什麼也不告訴你。

讀者已經知道我們所談過的話了。

我毫不懷疑，巴武爾章·莫梅什·烏雷這種態度，是不正確的。我所想的也就是他所想的：真理。

我被他堅決拒絕之後，就再不去硬問他了，可是，以後有不少的日子，我總是左右不離巴武爾章。

我愛說話，並且很會說。一有機會，我就盡力避免煩擾他，耐着性去記錄他的敘述。以後他也就同我熟了。

我聽了巴武爾章朋友底敘述，才知道了他生平的歷史。在學校中，人家給他起了兩個外號：一個是「大眼睛」，另一個是「商得米斯」。第二個外號的意思，就是不黏土。這原是一個神話中駿馬的稱號，因為駿馬奔馳得飛快，甚至它踢起來的塵土，竟粘不到它的身上。

有一次我向巴武爾章說道：

——終久我還是想寫你的事情，並且在某一段中定要提到你在學校時候叫作「商得米斯」。

他微微一笑。這一笑就改變了他的面容。他那副如同用利刀刻成的嚴肅的面貌，忽然現出了兒童的天真神情。

——那你就是一匹砲兵馬，——他和藹地說道。——你不要多心，我說這話是誇獎你的。砲兵馬拉着大炮走得很慢，難得叫它轉彎，可是如果進一轉彎，就會連大炮也拉轉過來。你算把我轉過來了……我現在要說出你所要聽的一切來……

——請你把日記本打開，拿起鉛筆來。請寫吧：「第一章。恐懼」。

恐 懼

(一)

——請你寫吧，——巴武爾章·莫希什·烏雷說道，——「第一章，恐懼」。

他想了一想，說道：「潘菲洛夫底戰士不知道恐懼，奔赴第一次戰役……你看，這樣開始好不好？」

——我不知道，——我不肯定的說道。

——老實說就是這樣寫法，——他冷淡地說道。你在這裡逗留的這些天內，我故意叫他們把你領到那些有時會有兩三個地雷爆發，或是有子彈橫飛的地方。我想叫你嘗嘗恐懼的味道。也不用証明，不用你承認，我就知道，你也不得不去戰勝恐懼。

既然如此，那末你和你的朋友——書作家為什麼還空想到，打仗的都是些什麼超自然的人，而不是像你們這種的人呢？為什麼你想着，兵士是失掉了你們所固有的人類的體感呢？

也許在你看來，英勇精神是天生的吧？或軍需收發員在發軍火時一同發給了無畏精神，並在清單上寫道：「收到了，收到了」。

我在戰爭中的經驗就等於在幾個軍事大學畢業，現在當了團長，我想，我有充分的根據，可以証明：不是這樣的！

當德寇侵入我們廣大國土時，他們指望的是什麼呢？他們會確信，有一位「恐懼」將軍領導着坦克縱隊，隨同他們出發東征，一切生靈，一看見這位恐懼將軍，不是屈服就是逃跑。德寇的這種打算在我國是否實現了呢？沒有，是沒有實現的。

而我們，我所帶領的一營人，在莫斯科近郊所遇到的情形又是怎樣呢？

我們於一九四一年十月十五日夜間所進行的第一次戰鬥，同時也就是同恐懼作戰。我營的戰士們就確信了自己的力量。過了七個星期以後，我們把德寇從莫斯科近郊驅逐走時，那位「恐懼」將軍也隨着他們竄逃了。他們終於知道，——也許是在此次戰爭中的第一次，——恐懼在背後追逐的味道了。

(二)

在十月中旬以前，即在莫斯科近郊的陣線上的戰鬥尚未開始之前，我們沒有參加過戰鬥。

十月六日早晨，我奉到命令：緊急集合本營隊伍，開往最近的一個小火車站去。

那裡有一列貨車箱和敞車，在等候我們。我們上了火車，當夜就開走了。往那裡開？在相當時期之前，連我當營長的也不知道。

看來，我們不是開赴前線，而是往回開拔。列車在途中各站上都未少停，一直馳往波洛克總站去了。

在途中有人通知說，在波洛克給我們預備好了午飯。可是，因為有人催着我們的列車快開，所以沒有來得及開飯。換車頭只費了兩三分鐘的功夫。汽笛一鳴，列車又開起走了。

當列車未開動之前，大家都很希奇地想知道，我們從波洛克究竟轉往那裡去。不久就知道了，是開往莫斯科。

我們的幾列火車經過各小站時，也不減低速率，各列車前後相隔的一兩點鐘功夫繼續向前疾駛。

爲甚麼調動我們，有甚麼目的？不得而知。

爲什麼列車開得這樣快？從莫斯科又將沿哪條鐵路，開往何處去？我們到何處停下來？

不得而知，不得而知。

列車開駛的非常迅速，使大家又驚又喜。心中想着：可到真幹的時候了，可要幹事情了，要打仗了。

大家又是唱歌，又是說笑。在這些日期內，我們還不知道甚麼是恐懼。在我們的列車上沒有恐懼的空氣飛翔，在奔馳的車箱裡也沒有藏着恐懼。

(三)

十月七日，我們下了車，開到瓦洛科拉木斯克城附近的森林裡，此地莫斯科以西一百二十公里。

我奉令到車站去見團長。

我還記得，在鐵路附近有一些不高的尖頂大鐵桶，上面粉飾着作掩蔽的灰綠相間的紋采花樣。這是裝煤油的鐵桶。

誰知道，不久我竟會看見，在十月的陰鬱天際，沈寂無聲，沒有火焰，也沒有烏烟，那些尖頂鐵桶一齊慢慢騰起，懸於空中，瞬息間就崩潰了，只聽轟隆一聲，但見火焰騰空，烏烟滿天呢？

我走進站房時，看見遠方有一列很長的敵車，滿載着大砲，以後這座站房只剩下了四道殘垣，空空的窗洞上遺下一些烏黑的烟子。

只聽有人叫我一聲。我看見了我師的砲兵團長馬林寧上校站在列車跟前。

——變節者，請你看看，——他說道。——好不好？他知道我原是砲兵連長，後來自願請求爲步兵時起，就當開始叫我是變節者。

大砲都是新的，上面塗着一厚層黑黃的擦砲油。

這是我師炮兵領到的補充，才運到這裡來的。

——唉喲，——我說道，——還有重砲哩。

——我們將把這些河馬佈置得如蠟燭一般……

——難道我們會長久駐紮在這裡麼？

——也許，會在這裡過多。要提防瓦洛科拉木斯克工事區域。

●我覺得有些失望。看來，我們又是蹬在後方，又是當預備隊。

當時我還不知道，在前方的遠處，在維亞茲瑪以西，德寇突破了掩護莫斯科的防線，希特勒在四天前向全世界廣播聲明：「紅軍已被消滅，往莫斯科去的道路已打開了」。此時，莫斯科在無城邊一百二十至一百五十公里的地方，緊張地造成了一道新防線，這道防線是以「遠郊要塞」載入史冊的。共產黨員所組成的各營隊伍都穿着便衣，從莫斯科各車站出發了，在出發的時候也沒有對他們訓話和奏樂歡送。他們的武器和服裝都是到路上才領到的。在我們尚未來到這裡一兩天之前，有步兵隊伍乘卡車，經過瓦洛科拉木斯克城開往莫斯科海方面去了。隨後砲兵也開到那裡去了。莫斯科，——我所說的莫斯科有象徵的意思，是指着大本營，克列姆里宮，斯大林爾言的，——派了新的力量和武器，——上邊所說的那些大砲也在其內，——去迎擊敵人。所有這些，在當時我都不知道。

在團部中証實了：我師奉到命令接收並修築瓦洛科拉木斯克工事區的防禦工事。劃給了我本營的防地。

(四)

晚上我們趁夜行軍開往蘆沙河去，這裡離瓦洛科拉木斯克以西三十公里。

我是南卡查赫斯坦人，在我們家鄉，我習慣了長期的秋天，而此地，在莫斯科附近，在十月初旬的早晨就已上凍了。黎明時分，我們沿着連車轍間的泥塊都凍硬了的道路，往諾維梁斯克開拔，這是我營防地中的一個最大的居民點。

馬上就看見在灰色的天空中聳立着一個不高的鐘樓影像。

我把隊伍留在村旁的森林裡，就帶着連長們去觀察地形。

我營的防地沿着蜿蜒的小蘆沙河岸共有七公里長。按照我們的戰術條例，這段陣地甚至對爲一團人作戰還大。可是這並不令人驚慌。我確信，當是敵人當真來到這裡時，在我營所防守的七公里陣地上，迎擊敵人的不僅是一營人，而會有五營人或十營人。我想着，要按這樣的計算來建築防禦工事。

我不會描寫風景。我不知道，在我們面前這一片風景是否美麗。

說一句地形學上的慣語，在小蘆沙河慢慢流動的昏暗鏡面上漂着一些好似剪成的寬大綠葉，大概，夏天在這些綠葉間是開過白色或黃色的睡蓮花的。也許，這是很美麗的，但是我却記不了。可惡的小河，河水太淺，敵人渡河是方便的。

但是，我們這一邊的河岸斜坡都成了坦克爬不上來的陡壁。岸壁上的粘土閃閃發光，鐵鏈的遺跡依然在自。

河那邊現出一片遠景，廣闊的田野，一片一片的樹林。在諾維萊斯瓦村的斜對面，在對岸有一片樹林，一直延伸到水邊。也許，在畫俄國秋林黃葉風景的畫家看來，這片樹林含有一切美麗，但是我覺得這塊樹林突出部是很討厭的。在這裡，敵人最易隱蔽，躲開我們的子彈，並容易集中力量前來衝鋒。

這些松林和杉樹真討厭！砍掉這些東西才好！要把這一片樹林從那邊推開才好！

雖然我們誰也沒有想到在這裡很快會有戰鬥，可是在我們面前擺着一個任務，就是建築防禦陣地，應盡紅軍軍官和兵士的責任來儘心完成這個任務。

(五)

第二天看出了我軍部隊退却的第一次情形。有些地方的居民竟拋下一切東西潛然逃走了，在他們中間也有成小組從包圍中逃出來的紅

軍戰士。

天氣很冷，北風吹着。草地上落了一層雪粒，在田壠間的土塊上積着一片一片的白雪。到了吃午飯的時候，戰士們都在挖起的土堆後邊，或是在沒有挖成，沒有掩蓋好的戰壕中靜悄悄地吃飯。我沿着插着一些鐵鉞的戰壕走過，聽見有人說道：

——朋友們，他不會從你們等待的地方來進攻……他是不喜歡往有人等着他的地方鑽的……

只聽勺子聲響。他們是在不高的土堆後邊的土坑裡吃飯。

——那他喜歡什麼呢？

我聽着這口音，知道這是一個卡查赫人在發問。

——繞過去就完了………那你就會知道他喜歡什麼了……

卡查赫人又問道：

——那怎麼辦呢？

——那你可不要落到他手裡，——一個新的聲音說道。——落到他手裡就完了……

——藏到樹林裡去……他是不往樹林裡去的。

——這是誰的戰壕？是那一個卡查赫人在這裡？我想起了這是巴郎巴也夫。他的機關槍班在這裡。或是卡里伍林……他倆個在一個機關槍班中。

又是一陣輕輕的勺子聲響。又是一個不熟識的聲音，打破了寂靜。

——我的背囊也丟在那裡了，我的小飯鍋也丟在那裡了……我們正在坐着吃飯，就像現在這裡的情形一樣，猛然……

我猜到了：有逃出包圍的人同我的戰士在這裡吃飯。我想去干涉他們，可是，我想起了一個主意……我看見附近有一架機關槍的黑色槍筒在發亮。機關槍在垛得很整齊的帶草根的土塊後邊掩藏着。那裡有一個機關槍手在值班。子彈帶上了槍膛。

——都準備好了嗎？——我問道。

——營長同志，一按就行。

我蹲下來把機關槍口照着河水，把槍機一按。機關槍嗒嗒的響起來了。我們到這裡挖戰壕，還沒有舉行過一次射擊，在我們的防線上還是第一次聽到槍聲。

有一個人從土坑裡跳起出來。

——警號！——我叫道。——就槍！

立刻就發出了一個改變了的回聲。

——德國人！

這個聲音低得很奇怪，這不是叫出來的，而幾乎是唧噥出來的，就好像是德國人已經來到跟前了，就好像怕德國人聽見他的聲音似的。

隨後他們就跑起來了。我竟沒有看清楚，這是怎樣發生的。轉眼間都跑了，——在戰爭中逃跑總是這樣發生的。附近有個樹林，距離約一二百步遠，他們都跑到那裡去了。在土坑裡吃飯的人都跑了，來到這裡的人也好，我的人也好，都跑光了。

我也把機關槍口轉過來照着他們的脊背掃射。我走到一個土堆上，站在那裡，一言不發，看着他們跑。看見機關槍手布洛哈首先回頭望望，他是一個仁厚而莊嚴的烏克蘭人，很會弄吃喝，弄來吃喝總是分給大家吃。

大概，是他這個善心的人把外人引來吃飯的。

布洛哈回頭看見了我，馬上就站下了。他幾次張開嘴，沒有喊出聲來，隨後忽然叫了一聲。我沒聽清他叫的是什麼，也許是「營長」，也許是「回傳」，也許是這兩句話一齊都有。他首先轉回來，跑到了我跟前。我不由的起了一種極熱烈的愛感。我此刻愛這個跑到我跟前來的布洛哈比愛任何一個女子都要厲害，雖然一分鐘前我是見不得他的。

第二個站下來的是卡里伍林，一個滿臉大漢的卡查緬人，他是個打包的工人，面色黑明，肩膀寬大，把重機關槍帶着三角架擔在背上

，並不算一回難事。他低下頭來，用手捂着胸膛，連不作聲請求寬恕他，同時已經邁開了兩條腿，跟在布希哈後邊往我跟前跑來。

然後又看見戴眼鏡的木林轉回頭來，他在戰前是音樂學院的研究生，寫過關於音樂史的文章。此刻有一個人推了木林一把，向附近的樹林內一指。木林就像兔子一般又跑起來了，跑了幾步又回頭望望，停下了。他的脖子很細，滿臉流汗，回頭望望我，又望望樹林。然後用手指擦擦眼鏡，向我跑回來了。木林是回轉來的第三個人。

他們都是同班的戰士，在一個機關槍班中……此時，只有班長巴郎巴也夫中士一個人還沒有回來。

當我平時看見這個卡查赫人巴郎巴也夫巧妙的卸機關槍，上機關槍，他就像一個機械師，很輕巧，準確地猜到那裡並且爲什麼發生毛病的時候，我常常很歡喜。有時我看見巴郎巴也夫就想到，我們卡查赫人，也如同俄國人一樣，正在成爲懂機械的人民。

可是現在他跑過去了。大概是不敢看我，從某個地方跑過去的……

我一言不發，看着回轉來的人……我知道，我的戰士都是忠厚的人。現在使他們遭受了羞恥……怎樣來使他們下次免受這種痛苦呢，怎樣使他們再不恥辱自己呢？怎樣辦呢？

勸說他們嗎？同他們說話嗎？罵他們一頓嗎？把他們押起來嗎？請你說說，怎樣辦呢？

審判我吧！

(一)

我坐在掩蔽部裡，兩手捧着臉看着地板，就是這間，——巴武爾章。莫梅什·烏雷學着他坐的樣子說道。——想了又想。

——營長同志，我可以進來嗎……